

泰山殷家

一 焚殺泰山莊

德國軍官史乃第，在黑暗叢林間的路上，疲憊地走着，頭上的汗，直滾下來，從他的面頰上，流到頸項間。他的副官跟隨在他的旁邊，還有一位少尉哥斯。隨在他們後面的，是一小隊的本兵脚夫。他們跟着這三個德國軍官，一些好處也沒有。士兵們也學會了軍官的故技，用刺刀尖和來福鎗柄，對着他們亂刺亂打，累得精疲力盡。

德國軍一到此地，輸送的人逃完了，於是史乃第便實行拉夫，儘量虐待他們，當作出氣。雖然士兵們都是荷鎗實彈的，却不反抗，其實這三個德國軍官，敢在非洲中部這樣，也太胆大了。

史乃第的部下分作兩隊，一隊先驅，一隊斷後。——他所以這樣分配，原想減少叢林中的危險。前面的嚮導，是兩個蠻族。赤身裸體，頸上鎖着練條。這兩蠻人被葛爾都所徵發，可憐身上被烙上火印，打得遍體鱗傷，滿目瘡痍。

但是野蠻的非洲人，受了德意志的壓迫，也激起了民族觀念，那時恰當一九一四年，德軍蹂躪比利時，引起了同樣的結果。

這兩個嚮導，引導這隊人馬，走上歧途，非洲的嚮導，做這辦法是拿手好戲。這當然是他們不願引狼入室的緣故。等到史乃第發覺，茫茫蠻荒，歸路已絕，他雖然有權力能够殺死這兩個人，但他還希望他們領他去叢林，因為嚮導說走的是捷徑，雖可達目的地。而且他也知道這兩個嚮導是逃不了的，所以就暫時寬恕他們一次。林中獸跡縱橫，犀象飲水，出沒無常，夜間獅虎的咆哮聲，狼狗竄過樹林的沙沙聲，叢林中各色各樣的恐怖聲，使得這一行人，嚇得魂飛魄散。

走了幾天，瞥見一方平原，使兩個嚮導，目瞪口呆，出乎意料之外。但是史乃第在林中跋涉了好幾天，所有的雄心，早已灰冷，如今既已重見天日，前面綠草鋪地，河道蜿蜒，簡直是一個絕好的所在，怎不使他額手稱慶呢。

史乃第微笑着，和他的副官互相慶幸，一面用望遠鏡探視前面。他回身告訴副官，前面綠樹蔭下，河道旁邊，有一個肥美

的農莊：『我們真幸運，你看到嗎？』

副官也用望遠鏡眺望着史乃第指點的方向，他說：『不錯，這是一個英國人的農莊，一定是格立登的，英屬東非洲，這一部就是他的那個莊子，沒有別人。上帝造福我們！』

史乃第說：『我們走得很快，我想這廝還沒有知道，英國也已參戰了。我們不妨先下手，讓他嘗嘗德國人的鐵腕。』

副官說：『我們希望這廝在家裏，就可以進去捉拿他，押到克勞太的大營那兒去。他看見史乃第營長捕到著名的人猿泰山作為戰時俘虜，一定會有重賞的。』

史乃第笑着，覺得得意洋洋，說：『老朋友，你說得有理，這是我們大家的幸運，但我押着俘虜去，也許克勞太將軍，已向馬倍塞出發了。如果能在半路上追着，那就好極了。可憐那些英國軍隊前來，還沒有渡過印度洋呢。』

於是史乃第就指揮一小隊士兵，向格立登的農莊進發；不幸那時人猿泰山和他的兒子約克，並不在那兒。只有琴痕，獨自留在家裏。她還沒有知道英國和德國已經宣戰，她一看見有德國的軍隊來了，趕忙出來歡迎，並且命令華席來人預備酒席，盡地主之誼。

人猿泰山因為有事，前往非洲東部。他在奈羅堡，得到了世界大戰的消息；知道德國一定要來騷擾英屬東非洲的。他急得連夜趕回家來，預備迎接他的妻子，到安全地方去避難。他帶着二十多個武士，但他們都走得很慢，泰山却歸心如箭，只得把他們剩在後面，自己單身前往。他走了一段路，因為要便利，索性把那套文明的蔽體工具脫去。於是這位英國爵士，又回復到裸體的猿人時代。

他想到他的琴痕，危險萬分，這時候在他的想像中，自己已是野蠻的人猿。他並不是去迎接爵士夫人，只認為是去救一頭母猿，這頭母猿，是他拚命去追求得來的，現在她有了危險，就該拚着命去拯救她。那時泰山的模樣，實在凶狠，不消說，英國上議院的同僚們，見了這個在樹上飛跑的野人，就是煌煌貴族，也許驚異得橋舌不下呢。只有那些小猴，蹲在樹枝上，看泰山過去，還認識他是從前雄長叢林的大白猿，雖然從前的小猴，現在都已衰老，但見了人猿泰山，沒有誰不認識的。

有一只獅子，在昨天晚上，獵到動物，吃了一半，已經果腹，睡在吃剩的肉食旁邊，現在給泰山驚醒，於是便抬起黃綠的眼睛，閃閃地向來人看了一眼，認識是他的仇敵，是搖着尾巴，在那裏生氣。

泰山匆匆過去，並沒留心，不論是獅子，小猴，或者其他的林中野獸，他都不管，然而他都知道的。他的感覺，還像當年一樣，沒有受到一絲影響，雖然他在文明社會裏生活，已經有好多年了。他的鼻子還能嗅出獅子的氣味，獅子離他很遠的時候，他早就嗅到，暗暗驚戒了。他也聽見小猴的切切私語，甚至連其他的野獸，經過長林豐草，發出微細的擦動聲，他都聽得清清楚楚的。

不過，無論如何，泰山終究是個人類，他的感覺雖敏，不能出一方里之外；而且他的身體，也是血肉之軀，飢食渴飲，疲倦了休息一下，這總是免不了的。這樣一來，他在路上，不得不耽擱時間了。好容易，這一天到了農莊近邊的叢林間，奔到平原上眺望，望着，不覺驚奇得呆了。

泰山雖然看不清楚，一眼望過去，就覺得家中已經遭了大難。他看見莊上的倉房，已成一片瓦礫，屋頂上的煙囪，也不見烟影。泰山暗叫不妙，情急地奔上前去，這時候他的心裏，已想到危險的景象。他才走近，看見藤蔭低垂的莊上，一片焦土，杳無人跡，尸橫遍地，圍圍凌夷，家畜盡空。貓頭鷹和野狗，正在啄咬着屍身上的肉和骨頭。泰山一見，悽慘萬分。

泰山忍着心頭的慘痛和恐怖，走進莊子。他看見在起居室中的門上，釘着華雪保的屍身，華雪保就是他護僕莫萬里的兒子，年來專充琴痕的衛兵。

泰山再走進房去，只見室中的傢具，都已七顛八倒，地上留着血跡；牆上和那些傢具上，也都有斑駁的血手印。很明顯的，這屋曾經有過一場血戰的。在鋼琴旁邊，倒着好幾個黑武士的屍身，琴痕臥室門的外面，又有幾個衛兵的屍身，倒在那裏，臥室的門還關着。泰山睜着驚恐的眼睛，站在那裏，動彈不得。他想到裏面的慘象，實在沒有多大的勇氣，敢開進門去探個究竟。他呆了好久，只得拖着沉重的步子，拐到房門口，戰戰兢兢，握着房門上的把手，接着又沉吟了一會兒，才鼓勇把門推開，跨進他畢生心愛者的房中去。一見十分痛心，床上橫着一具枯焦的尸體；這一定是他愛人的遺骸呀。泰山的眼眶裏，並沒

淌下淚來；但是他那野蠻的腦筋中，却覺得紊亂萬分。過了一會，帶着一顆破碎的心，低下頭去，望着屍體，已經燒得像枯炭一樣，面目早認不清楚。泰山抱起來，翻覆看着屍體，只覺得心痛欲裂。

他再仔細審察起居室中，看見地上有一枝德國的來福鎗，和一頂染滿鮮血的德國軍帽，這就是告訴他，焚殺他莊子的，便是德國人。泰山還希望着，這個屍體，不是他的琴痕，但他低頭一看，瞥見那女屍的手指上，戴着黃金指環，正是琴痕的東西，他才絕望了。

泰山帶着萬分懷苦，拖着琴痕的屍體，在她生前愛好的玫瑰花叢邊，掘了個坑埋下，同時也把那些忠勇的衛兵，附葬在他們女主人的旁邊。

泰山休息一會，在屋旁找到許多新築的坟墓，便去挖開來察看，他看見裏面埋的，都是德屬非洲的士兵，認出軍服上的肩章和符號。泰山已經知道，這一定德軍官指揮士兵，來幹此焚殺，但要去找仇人，恐怕不易。

他回到玫瑰花叢前，站在被德兵蹂躪得落紅滿地的琴痕墳邊，悲痛地禱告了一番。當太陽漸漸西沉的時候，他便拖着沉重的步子，找着德軍的足印，追蹤而去。他臉上雖然沒有淚痕，心頭却異常痛苦，他的腦神經，因受刺激過度，簡直像受了重傷的野獸一樣。他的嘴裏儘是喃喃地說：「她死了！她死了！她死了！」

泰山說一句，他心上的痛苦，也就加深一下。他越是這樣，他的復仇心越切。一路上尋找仇敵的腳印，十分清楚；自己避免叢林中的危險，也更加謹慎。他越想越恨，仇怨也擴大起來，覺得不但殘害琴痕的凶手可殺，甚至連所有的德國人，都在該殺之列。他於是，抬頭對着月亮，高舉雙手，立下誓言，立志要報復破壞他安樂家庭的敵人，非得到最後勝利決不罷休。

泰山立誓後，覺得擺在前面的事業，都需要自己去處分；因此，他便抖擻精神，把所有悲痛的情緒，溶化在新的生命之中。

泰山本來對於文明社會，覺得拘束可厭，因為他從嬰兒時代，便生長在野蠻的獸類中，但是這幾年來，他戴上雅遠已意的文明面具，和社會勉強周旋，原為深愛琴痕的緣故。現在琴痕已死，可以無須取媚於世。原來文明給予泰山的觀點，並不優良，因為他覺得，文明使他受了種種的拘束，剝削他的自由，甚至言行思想，嗜好愛憎，也都受了牽制。泰山覺得身上穿了衣服，

是最不舒服的。苦刑他見了衣服就想起細綁人們的繩子。再看巴黎和倫敦的文明人穿着漂亮時髦的衣服在泰山看來却替他們難受。同時泰山更認為衣服是文明人作偽的標記，否則四肢百骸，同屬天賦，有什麼可羞，何必一定要用衣服來遮蓋呢？泰山在歐洲的時候，曾經看見過馬戲班，那些下等動物，也都穿上了文明的服裝，矯揉做作，泰山真覺得他們可憐可恥。他對於人類的看法也是一樣。這當然是爲了他過去二十年的生活，完全消磨在野蠻的叢林中，與他同伴的野獸都是裸體的緣故。泰山平日最羨慕的，就是一身結實的肌肉和健強的體格，這樣，不論是人是獸，都是他所欽佩的。但他總想不透，何以人們認穿了衣服爲美呢？

在文明社會裏，泰山感到了貪婪，自私，殘忍，他覺得，反沒有在野蠻的叢林中，來得光明坦白。自然他的愛侶和少數知己，不能一概抹殺，另外的人都不可深交的。現在琴痕既死，文明社會已無足留戀，想到可以回復自由，悲悼之心倒減了。

泰山左邊的腰間，掛着一把獵刀，是由他父親遺下來的，肩上背着長弓和弓箭，還有一個肩頭上擱着一條草繩。這草繩是隨身不離的，泰山不帶草繩走路，正好像我們只穿了一件汗衫，在大街上行走一樣，總覺不安。還有一支重的長矛，不是握在手裏，便是用草繩縛在肩上。有一個鑲嵌鑽石的小金匣，匣中放着他的父母的照片，匣上還懸着一條金鍊，本是掛在他的頸上的，但他已在未結婚前，贈給琴痕了。從此琴痕粉頸上，總掛着這金鍊，但在發現她屍身的時候，她的身上並沒有金匣金鍊。因此泰山認定是給凶手劫去了，此番前往，除了要報仇之外，還得追回這件貴重的飾物。

泰山走到半夜，覺得有些疲倦了，同時他也覺得，報仇本不必一鼓作氣，却需要長時間的準備的。好在自己現在無拘無束，如能報仇，不計遲早的，何況大猿的習慣，素來不計算時間的，無所謂現在和未來，只要達到目的就是了。在起初，泰山復仇心切，覺得很興奮，一些倦態也沒有；可是現在，他既已打定主意，報仇不在遲早，於是就覺得精疲力竭，需要休息了。他選了樹上一處安身之所，隱身上去。

那時夜空中彤雲如墨，連月亮也遮住了，整個的叢林，一片黑暗，萬籟無聲。這樣的情景，要是換了別人，一定會驚恐得不堪的；但泰山却一點也不害怕，只知道大風雨快要來了。不過他十分謹慎，一心防備野獸的侵襲。

他到的那樹上，是平日常去睡覺的，他雖然看不見，只覺得嗅着一股異味。泰山立刻起身，跳到一枝橫枝上，接着向別枝躍過去，到了一枝另外的高枝上。究竟泰山爲什麼這樣驚慌呢？這在別人果然不知道，但是泰山却嗅到，看得很清楚的。有只老虎佔據泰山平日休息的樹枝間。泰山到了上面，雖已安全，聽得那老虎還在咆哮。

在回答老虎的咆哮中，泰山也發出一聲低低的咆哮，這是他的警告，警告老虎趕快退去。但老虎並不接受，他反而抬起猙獰的臉兒，對着泰山白眼。泰山被激怒了，跳下身去，站在緊對下面老虎伏着的枝上。他的手中，握着那柄獵刀。泰山仗着這柄刀，曾經殺過無數野獸，但他除了獵取食物，或割滅仇敵，決不隨便借刀殺生的。遵照叢林的公例，最好用爪牙來決鬪。現在的泰山，本是恫嚇老虎走開，於是靠上前去，喝了一聲。

老虎直坐起來，泚着牙齒，怒視泰山。人虎相距不過幾尺。泰山又咆哮一聲，用刀柄在老虎的臉上打了一下，用猿語喝着：『我是人猿泰山，這裏是泰山的巢穴。去，再不走開，我要殺死你。』老虎不懂這話，却懂得這頭無毛人猿，要奪他的好地盤；於是老虎舉起前爪，向泰山抓去，但泰山比他更快的避開了。泰山舉起長矛，直刺人虎兩個，就在枝上激戰起來。但是人和虎的重量太高，那樹枝負擔不起，漸漸向下沉着；又加上風勢劇烈，林中的大樹，都被吹得搖晃着，那橫枝自然顛簸不停了。泰山趁機躍上虎背，用獵刀刺着虎的心胸，那虎被刺，又急又痛，掙扎着想把泰山掀下地來。那樹枝受不住量，於是人虎兩個，都向地上直跌下去。

泰山緊勾虎身，又用獵刀刺着虎的心胸。老虎又咆哮一聲，站起來掙扎着；才站起來，又伏下去，到了最後，老虎就死了。那時風雨交加，泰山踏在死虎的身上，昂首向天，發出一聲人猿勝利的咆哮，這原是他的老例。

佔據他巢穴的仇敵剷除了，泰山知道可以安眠，便在樹下採了一大捧鳳尾草，爬上那枝頭。他在樹枝間，先鋪了些鳳尾草，躺了下去，遮了些在身上，藉避風雨侵襲。這樣，泰山在狂風暴雨之中，竟然入睡了。

二 獅 穴

那雨整整下了一日一夜，下得最大的時候，奔騰澎湃，好像倒下來一樣，把留在路上的脚印，都冲得乾乾淨淨。天明就道，泰山又冷又急，好像失羣離散的野獸，在叢林之中，亂衝亂走。躲在林間戰抖着的野獸，看見泰山聲勢洶洶，都嚇走了，誰也不敢伸出頭來。

到了次晨，好容易看見紅日東升，泰山覺得溫暖了許多；他又向着南方的路上，去追蹤德國軍，報仇心切，憂思如焚。看看已到了德屬東非洲，吉林曼加羅山的西面，泰山怕有不測，兜繞着大圈子，走山的南麓，預備依着鐵路，到丹加去。這便是泰山和人類社會來往，所得到的經驗，他斷定德國軍要歸入大隊，一定是借着鐵道，以圖便利。到了那兒也許可得消息。

兩天之後，泰山到了吉林曼加羅山的南麓，聽到遠遠從東方傳來，有着重砲聲。那天下午，天上密佈濃雲，當他爬過一條狹窄的山峽的時候，他那赤裸裸的身上，已被雨點淋濕了。泰山把頭酒了一酒，咆哮着，因為他在前兩天，已經被雨打得落湯雞一樣，恰巧現在又逢下雨，只好找個地方打算避雨。可是他走出山峽，重炮的轟擊聲更密切了，他知道德國進攻英領東非洲，已在激戰。他愛國心殷，一時很覺高興，但霎眼間，他又搖着頭，喃喃自語着：『不！人猿泰山不是英國人，因為英國人是人類，泰山却是白猿。』

但是，他又想起在前線和德軍打仗的，是英國人，覺得非常可敬，可惜他們都是人類，不是大猿。這樣一想，泰山又喃喃地說：『到了明天，我可以順着發砲的地方，去找尋德國軍了。』

泰山在山峽北面一座峭壁下，找到一個低矮的洞穴，他知道這洞裏面，一定有着野獸居住；於是拔出獵刀，向洞邊走去。走近洞口，見那裏有許多石塊，不覺暗自慶幸。假使洞裏沒有野獸居住的話，很可以作為自己的休息場所。只要搬起石塊，把洞口塞住了，既可以防獸，而且十分隱蔽和安全，也不必怕那狂風暴雨，洞中還有清泉流出來，大概飲料也可無慮。

泰山靠近洞穴，跪在地上嗅着。發出一聲低低的咆哮，露出牙齒來，輕輕的說：「獅子！他雖知是獅穴，但並不停止。獅子是否在洞裏，他要考查個明白，但是，洞口太低，只能爬進去；因此，泰山先向四周望了望，用視覺嗅覺眼覺偵察一下，只才匍伏進洞。

泰山爬進洞穴，看見有一線日光，照在前面；才知道這洞的一端，也是通外面的。這裏並不怎樣黑暗，泰山留心觀看，並沒有看見獅子。他還怕前面有獅子擋駕，所以小心翼翼，向洞的那一端走去；那知到了盡頭，却是一片曠場，四周圍着峭壁，高入雲霄，並無出口。這原來是峭壁中間的一個深谷，約有幾百尺長，五十多尺闊，從形勢看來，一定很早年代被洪水冲刷的陷穴。這個山洞，當年便是水的出口，現在只剩淺澗。吉林曼加羅山的頂上，整年冰雪堆積，溶解的水，就從上面瀉下來，積成小潭，就是這淺澗的來源。這片曠場的四周，因為經年受了澗水的潤澤，所以遍地綠草芊絳，中間還長着一枝大樹，野獸的枯骨，人類的觸骨，縱橫在草地上。泰山挺起了眉毛，說：「一只吃人的獅子，住在這裏，看這樣的情形，已經住了很久的時候了。今晚，泰山要在這裏借宿一夜，任憑那獅子凶狠，也只有請他在外面委屈一夜呢。」

泰山打量一周，覺得這洞非常滿意，便轉身回到洞口，想去封閉澗門，免得獅子闖進來；那知才到洞邊，聽得一聲奇異的咆哮，趕忙縮回，留心看着。只見有個極大的獅子頭，從洞中伸出來，突出一對黃綠的眼睛，披著滿頭閃黑的鬚毛，對着泰山咆哮着，掀開上唇，露出一口可怕的獠牙。

泰山一見，吃了一驚，眼見良好的安眠地方，快給獅子搶佔去了，不覺勃然大怒，喝着：「畜生，我是人猿泰山，叢林之王。今晚我要在此過夜了，快滾開去！」

但獅子沒有走，反而狂吼一聲，向泰山逼近幾步。泰山便拾起一塊石頭，對準獅子的臉兒，砸了過去。獅子的個性，不是都同樣的。有的獅子，給人一嚇，轉身就逃走的；泰山用這方法，有過多次，覺得很有效驗，但現在不行了。石塊扔過去，打中獅子的鼻尖，這是獅子最軟弱的部分，反而增加了他的暴怒。他豎起尾巴，怒吼着，對準泰山直撲上來。幸虧泰山站在樹邊，知道不妙，跳上樹去，縱到最高的枝頭，辱罵獅子。氣得那頭畜生，在下面亂跳亂吼。

這時候大雨傾盆，泰山變了一只落湯雞。他非常生氣，但他也明白，這獅子很凶悍，如果要征服他，非經過一場決鬥不可。再想僅僅爲了一夜的安樂，去作不必要的生命賭博，實在太無謂了。這樣一想，泰山的氣平了許多，希望獅子給雨淋不過，自動退回洞去。可是獅子還在樹下，睜眼望着泰山。

泰山在樹上，計劃着逃險的步驟。他知道從洞口出去，已是無望，只有峭壁上，或者是生路。泰山生長山林，爬山越嶺，原是慣技，他早已看出峭壁上，有幾處地方可以立足，可恨獅子不怕雨淋，老是候在下面，不讓他蹬下樹去。泰山被雨侵襲，又冷又濕，覺得非常難受了。

正在這時候，獅子突然好像記起什麼似的，掉轉身，頭也不回，走進洞穴裏去了。泰山於是便乘機爬下樹去，飛也似的爬上了峭壁。那知道這是獅子誘敵，見泰山山下樹了，立刻又躍出洞來，追撲着，幸而泰山走得很快，不再瞻顧，已到壁下，飛步上壁，假如他能够在絕壁上立足，也就是他有安全的希望。萬一石壁受濕很滑，一不小心跌下去，那不消說是飽了獅子的口福。泰山像貓一樣，拚命在峭壁上爬着，過了三十步，才得到一處站腳之所，立定脚跟，向下望着，那知獅子也追跟上去。獅子在峭壁上爬了幾步，因爲身子笨重，便像皮球似的，直滾到地上。泰山看他又爬又滾，幾次都是這樣，才安心掙扎，到了頂點，又拾起石塊，把獅子砸了一下，才走開了。

泰山回到山峽的時候，轟轟的炮聲，又是清晰地聽得了。泰山突然有了一個念頭，立刻回到獅穴口，用旁邊的大石，塞住洞門，等到獅子聽得聲音起出來，已經快要塞滿，一見外面是泰山，不覺狂怒咆哮如雷，用腳爪扳推着石塊。獅子的吼聲，別人聽了，一定嚇得半死，但是泰山並不害怕。他從小在克拉的懷裏睡着，多少年來的夜間，聽慣了這種凶猛的咆哮聲，不論在白，天或在夜裏，叢林裏野獸的吼聲，總是不絕的。而且泰山還能够辨別，這是餓獅，或是怒獅，或是失戀獅，各種聲音在泰山聽來，好像我們走在路上，聽見汽車的喇叭聲一樣。假如我們走在路中心，那末一定會急於躲避的；如果不站在路的中央，却是不會加以注意的。那時候的泰山，正抱着後者的態度。他知道獅子不能撲攻他，仍舊在洞邊，從容堆砌石塊，看看封閉的大工告成的時候，便在石隙中，含笑向獅子說：『今後你這吃人的惡獸，恐怕再也吃不到人了。』

那晚，泰山便在山岩中間，橫宿一夜。第二天早晨，打到野獸，一吃飽就走。別的野獸，吃飽了必須睡覺的；但泰山沒有這種惡習。這就是泰山勝過其他野獸的地方。

泰山遠聽炮聲，知道日出之後和黃昏時候，戰爭最爲劇烈。夜裏好像是停止的。次日下午，他看見有一羣開赴前線的軍隊。他們大概出來掠食的，隊伍中帶着許多山羊和黃牛。那些擔任運輸的土人，還扛着糧食，每個土兵的頸子間，都鎖着鐵鏈。差不多全隊的兵士，都是土人，軍官却是白人。泰山在樹上看了兩小時，卻沒有被一個人看見。泰山細看他們的肩章和符號，和平屋跟前挖出來死兵的身上，完全不同。知道莊上的事，不是他們幹的。無庸出去，仍舊借着濃密的樹葉掩護着。泰山雖然抱着殺盡德人的志向，但在沒有找到害琴痕的凶手之前，應該嚴加審慎的。

當泰山逼近前線的時候，望見的軍隊，也就越加多了。這裏有汽車隊和牛車隊，都由獨立團押着，搬運子彈上前線去。從前線運傷兵回來。泰山過了鐵道，知道那些傷兵，一定由鐵道送到丹加一帶沿海的後方傷兵醫院去的。傍晚時候，到了鐘山。在山麓那兒，泰山找到一座大營。他從黑暗中，蹣足抄到幕帳後面，恰巧守衛的步哨，都不在崗位，於是泰山蛇行而前，在幕帳外面，探聽裏面兵士的談話聲。

他聽見有幾個兵士，正在那裏談笑，談的却和泰山莊有關。泰山仔細聽去，聽得其中有一個兵士說：『好像魔鬼似的華席來人，真也會打，幸而我們終比他們利害，最後全給我們殺了。我們佔了土風，營長才進來殺那個女人。營長真胆小，我們正在發得起勁的時候，他却躲在外面，儘管吶喊着，不敢進去。還是少尉哥斯比較勇敢些，他是進來的，站在門邊，指揮我們，傳達營長的命令，也是他叫我們，把那個受傷的華席來人，釘在門上，那人負着掙扎的形狀，真是有趣，引得我們全體都笑開啦。現在想起來，情景還宛然在目呢。』

泰山正躲在帳幕的黑暗中，聽見這些話，暗想：怎樣收拾這些殘忍的東西呢？說話的不知是誰？他帶着猙獰的嘲笑，一聲不響，儘自注意帳前。接着聽見那個說話的兵士，站了起來，說聲再會，要回到自己的帳幕中去了。那土兵經過的地方，離開泰山，不過十尺光景。泰山暗地裏跟上去，到了靜僻的地方，在後面突襲，就把那人撲倒地上。他沒有發出呼救聲，因爲他的喉嚨，

早給泰山扼住了。泰山非常敏捷，把他擱在肩膀上，奔到叢林之中。

『不許響！』泰山用土人的話吆喝着。

那個兵士從驚惶中打量泰山。他在黑暗中，只看見一個裸體的棕色大漢，一臉凶相，又想搭他額子的手指，那末結實，他進林的膂力，知道此人不是一个尋常人物，所以他便屈服了，聽憑泰山支配。

泰山問：『殺那個女人的營長叫誰，當你們在平屋裏和華席來人交戰的時候。』

那黑人答：『史乃第營長。』

『他在那裏？』

『他已經到這裏來，或者就在司令部裏呢。因為這許多軍官，到了夜裏，都要到司令部裏去請示的。』

泰山就說：『領我到司令部去，假使你洩漏我的祕密，我就要你的命。起來！』

黑人爬起來，領泰山到司令部去，直到一個拐角處，他指着一座兩層樓的房屋說：

『那就是司令部。那裏守衛很多，你要去，給人看見，不萬穩便。』

泰山把那黑人打量了一下，問：『是你幫着把那受傷的華席來人釘在門上的嗎？』

黑人知道不妙，戰慄着跪在地上哀求着，申辯着說：『長官命令我們做的。』

『那一個的命令？』

『少尉哥斯，他也在那裏。』

泰山竊笑說：『好的，我去找他們。不過你是幫着釘華席來人的，他在受苦，你竟笑得開心哩。』

黑人嚇倒在地下，動彈不得。這是給予他的死刑判決書。泰山俯下身去，把他扼死，丟到林中，直上克勞太的司令部去了。路上只遇見一個步哨，泰山不動聲色，又把他扼死。當他到了司令部的後面一看，樓下兩間房裏，有着燈光；樓上却是漆黑的。泰山從窗子中間望出去，看見那一間大房間裏，有着很多的軍官。有的來回走着，有的在談論的，有的伏在桌子上寫字的；窗子

恰巧開着，泰山能够聽出他們的會話。這些話都和泰山沒有關係。大概說的德軍在非洲占勝利，以及精測德軍幾時能够攻入巴黎；還有人說皇帝已經移蹕巴黎，說起比利時人都是痛恨萬分。

大房間後面，是一所小房，有一個紅臉的大漢，坐在桌子後面辦公。其他的幾個軍官，也都坐着各人桌子的後面。那紅臉大漢是克勞太將軍，有兩個軍官站在將軍的桌子前面問話。將軍一壁對着兩個軍官對話，一壁玩着桌子上的煤油燈。正在這時候，有個副官敲門進來，站在旁邊。他行着敬禮報告道：「紀翠到了，將軍。」

「請她進來。」將軍命令着，同時對站在他的桌子面前的兩軍官，點了點頭，他們便退出去。

紀翠姑娘進來了，經過門口的時候，屋子裏將軍的幕僚都站起來行着敬禮，姑娘也向他們招呼着，帶着微笑。她的非常秀麗，穿着一身平常的騎馬裝，却是風塵滿面的樣子，她的年紀很輕，估上去也許不滿十九歲。

紀翠姑娘一直走到將軍的桌子前，將軍站了起來迎接她，她便在袋裏掏出一疊摺得平整的紙來，遞給將軍。將軍同時另一個軍官，送來一把椅子。那時屋裏鴉雀無聲，將軍就攤開紙，讀着目次。

泰山察看房屋內的許多軍官，但他不能分辨那一個是史乃第，因為屋裏有兩個穿營長制服的人。再看這姑娘，大概是德國情報部的人員，幹着間諜工作，她雖很秀麗，但她的行為，就應判決死刑。她隸屬德國，已經是泰山的過目前的泰山，有着更重要的工作在身，無暇管此閒帳，所以也就放棄了。他要捉拿史乃第呢。

將軍看完了報告，對姑娘說：「很好。」接着又吩咐副官：「傳史乃第少佐進來。」

少佐史乃第泰山聽了，覺得毛髮都豎了起來。這個史乃第，便是謀害翠卿的兇手嗎？他竟升官做了少佐嗎？難道焚殺泰山莊有功嗎？

這時克勞太將軍沒有事，就和紀翠姑娘談着戰事。泰山一聽，明白德屬東非洲的兵力，比英國來得雄厚；戰役起後，英軍的損失較重。原來泰山站在樹叢後面，他能够看見室內，可是室內的人却看不見他，所幸那個步哨不見，若給巡查的兵士見了，聲張起來，那就糟糕！

泰山急於見史乃第。正在着急間，只見有個穿少佐制服的軍官，到了將軍的桌子跟前，行着敬禮站住。將軍點頭，便轉身對姑娘道：『紀翠姑娘，這位就是少佐史乃第。』

聽到這裏，泰山再也按捺不住，跳出樹叢，奔到窗口，躍進屋去。軍官們看見奔進一個裸體的蠻族，大吃一驚。泰山便搶起桌上的煤油燈，對準克勞太將軍的身上擲了過去，將軍往後一仰，連椅帶人，倒在地上。二個副官見了，想去捉拿泰山，都給泰山打倒在地。紀翠嚇得站了起來，貼着牆壁發怔。全屋的軍官，立刻騷擾起來，大聲地招呼部下，進來捉拿暴徒。泰山的目的地，在史乃第，所以他的目光，始終沒有離開過他。他見屋中的人不敢近前，一把抓着史乃第，攔在肩上，便跳出窗口逃走。

泰山攔着史乃第，走到方才殺死步哨的草堆後面放下，史乃第受扼，已經暈去，過了一分鐘之後，漸漸回復元氣，說不出話來。泰山便低聲喝着：『不許響！一作聲我就殺死你！』

泰山捉着他，出了步哨線，押着這俘虜一直向西走，到了半夜，已經越過鐵路，才放慢腳步。史乃第少佐，莫明其妙，不知那蠻族爲甚麼要捉住他，於是一路上咒罵着，想問底細，但是，泰山每次給他的回答，總是用長矛向他身上不致命的地方戳去。泰山因爲殺妻之仇，殘忍地對付他，比趕逐犬豕還要嚴酷些。泰山在想，怎樣收拾他，自然是死刑，可是怎樣入手，叫他多受痛苦。泰山素不給另辟的痛苦與人受的，但他想起了德軍燒死俘虜的慘狀，也不願便宜了這個軍官。

趕了一夜的路，史乃第十分難受，最難受的，泰山總是不說話。隨你哀求呢，詰問呢，得到的答覆，每次都是一律的，用長矛戳射。史乃第被戳得遍體血淋，甚至疼痛得連路都不能走了，倒在地上。但是，每次總是給泰山的矛尖挑了起來。走到天色微明，泰山才想到一個復仇的計劃，他突然想到，臉上現出了笑容。現在需要找個地方，休息一會，好讓俘虜在未死之前，盡神去受痛苦。在前面有着一條溪流，認得前一天曾經路過這兒的。他知道埋伏在野獸飲水的地方，很容易獵到禽獸。是命令史乃第不許亂嚷，一同走近前去。看見前面小徑上，有好許多鹿，喝完了水，站起來回林子去。泰山將史乃第

後面，自己便跳上樹去守着。史乃第看他這樣的舉動，十分驚愕。他想泰山怎麼裸着體，是個白種蠻人嗎？只聽得他講過一次話，就是命令史乃第不許有聲音的時候。

講的還是德文，而且是上等人的談吐。他看這人現在的形狀，簡直像只野獸。看他蹲在樹上，很覺奇怪，因為泰山是肚子餓了。過了一會，看見有羣鹿近來，一只老鹿之後，跟着一只年青的鹿。那個裸體大漢便躍到小鹿的這一吃驚，真是不小，正想叫出來的時候，只見泰山一動手，已經把鹿殺死了。泰山割了幾塊要吃的鹿肉，便血淋淋剩下的給史乃第，史乃第是用火烤熟了吃的。

這兩個人一直在河邊睡到下午，繼續前進。史乃第儘自趕路，很不明白，不知要把他帶到那兒去；於是伏在泰山的前面，叩問他的理由，要求泰山寬恕他。但泰山還是不作聲，仍舊用同樣的手段，提起長矛亂戳。

第三天正午時候，他們到了一座山頂的峭壁上，史乃第往下一看，只見下面是一個深谷，有間小小的溪流，中間有株樹，谷中綠沉沉的長着野草。泰山做着手勢，叫史乃第下去，但他胆戰心驚，寸步難移。泰山一把抓住他，惡狠狠說道：『滾下去，這是在三天之中，史乃第聽到泰山第二次開口，史乃第看泰山態度，知道無從躲避，只好聽他支配，那知他正想移步去的時候，泰山却又叫住了他，說：『待我告訴你，我是英國格來爵士，你在華席來部落，殺死我的妻子，你該也明白我所以要捕你的原因了。快滾下去。』

史乃第跪下來哀求着：『我並沒有殺死你的夫人，請你恕我，我非但沒有殺死你的夫人，而且我完全不知道那件事！』

『滾下去！』泰山喝着，舉起他的長矛。他知道史乃第抵賴着，照常理推測，沒有一個囚犯肯直認不諱的。史乃第挨不過長矛的戳射，只好下去，泰山還提攜着他。到了下面，泰山指着那個洞穴，繼續說：『快些！這裏有一只餓獅，假如你能爬樹，趁餓獅還沒有出來之前，爬到樹枝上去，那你還可以多活幾天。——但當你在枝上飢渴難耐的時候，拉不住樹枝跌下去，那你便得齊了獅吻哩。』又把史乃第向下一推，說：『快跑！』

史乃第驚恐地奔跑着，當他將要衝到樹前，那只餓獅也從洞中躍出來了。史乃第只聽見獅子一聲狂吼，向他追來，但是他離樹還有好幾碼路呢。泰山眼看獅子快要撲着史乃第，心中十分高興，臉上浮起笑容來。

史乃第還算脚快，爬上了樹，泰山站在峭壁上，只聽見人和獸的叫聲，混在一起；但是，人的聲音，比獸聲來得慘苦。泰山又低頭去望着，他看見史乃第高蹲在枝間，獅子在他下面咆哮着，等候大嚼。人猿泰山抬起頭來，對着太陽，發出一聲勝利的長嘯。

三 在德軍前綫

泰山雖已報仇，但餘恨難平。這裏有着幾千百萬德國人生存着，饒你泰山利害，能够殺完這許多人嗎？假使能够殺完他們，他的終天之恨，可能從此彌補了。想來決不會爲了這幾千百萬德國人，能够救活他的琴痕的。

記得在鏖山的德國軍營中，泰山聽得東非洲德國和英國的戰爭，英國兵力不足，損失很大。那時他想起愛侶已死，覺得和文明社會的關係告終；他不願意再做人，他要回復做個人猿。史乃第被他收拾了之後，他便越過吉林曼加羅山，一路狩獵，上北方去，那知他所走的路，都是在戰線以內，大小野獸，早已逃歸，很覺不快。無意中又泛起了那幕德國人躲在樹上避餓獅的回憶，想來他等到精力枯盡的一天，一定會跌下去餓獅的，這樣叫他身心兩方，多受些痛苦。泰山又想，不知獅子等得不耐煩起來，可會進洞去，如果一進洞，史乃第也許會下來喝水的；但是，獅子聽到史乃第的響聲，一定會追出來，同時史乃第一定沒有力氣，再能够爬上樹去，這樣獅子一到，史乃第便嗚呼哀哉了。

泰山胡思亂想，又聯想到英國的軍隊，在東非洲受德國軍的蹂躪。他想到這裏，便發出一聲低低的咆哮，低着頭太息着。他雖然要還原到人猿，但他總不能不承認自己是英國人。既然如此，他怎能忍心不管，前去狩獵，讓敵國軍殺敗同胞呢？於是泰山改變主張，徑赴德軍前綫，雖然尚無統盤計劃。他想到了那兒，見機行事，阻撓德軍的進行。他這次的路，必須經過封鎖獅子的洞穴，不覺好奇心起，又爬到絕壁上去看，那株樹上空了，獅子也不在近邊。他用石塊丟到洞裏，獅子聽見奔出來了。那獅子在兩星期之前，體態雄壯，毛片豐潤，現在，關了好久，骨瘦支離，甚至連走路都顯得怪吃力似的。

泰山問：『德國人在那裏？當他從樹上跌下時，還可以嗎？或者已經餓瘦了？』獅子咆哮着。

泰山說：『獅子，你已是餓極了。吃完那裏的草，再把樹皮細細的數吧。你還想吃另外的德國人嗎？』說畢一笑，便走開了。幾分鐘之後，泰山獵了一頭鹿，便蹲在旁邊大嚼。正在咬一根骨頭，忽聽得後面有着腳步聲，好像什麼野獸在潛躍近來。回頭一看，却是一只狼狗，泰山拾起一根枯枝擲去，向他喝着：『滾開，畜生！』

那知狼狗餓透，非但不走，反而繞着泰山，預備乘隙進攻。泰山知道狼狗的用意，並不驚嚇，暗中把長矛放在身邊預備着，仍舊繼續嚼着鹿肉，他的眼光緊看着狼狗，不肯放鬆。

狼狗沒有進攻，因為他聽見泰山在咆哮着。這個咆哮的聲音，從人的嘴裏吐出來，十分恐怖，他不知泰山究竟是人是獸。那狼狗在主人村中，進攻過女人和小孩，甚至連晚上在烤火的土人，見了他奔來，也是望風而逃的。那知泰山非但不怕，反而叫出像怒獅樣的咆哮起來，倒使狼狗胆寒了。

泰山本來想把吃剩的鹿肉，留給狼狗的，那知他記起餓獅，於是掙着剩餘的鹿肉，上獅穴去。狼狗跟在他的後面，相距不過幾步，見泰山連剩下的都不給他嘗嘗，弄得又餓又恨，立刻想撲攻上去。泰山的後腦，雖然沒有生着眼睛，但他早已料到這一着，於是丟了鹿肉，舉着長矛，掉轉身去。閃電似的，他的右手向後一歪，又往前一伸，全身所有的力量，都運到這只手臂上。長矛立刻飛了出去，標的準確，恰好沿狼狗的肩頭直穿到腹中。

狼狗已死，泰山收回他身上的長矛，把牠連殘鹿一起掙起，繼續爬上懸崖。只見獅子還伏在樹下。泰山叫着牠，牠掙扎着，好容易站了起來，認得是仇人泰山，還發出慘厲的吼聲。泰山畢竟有慈悲心腸，把兩個被殺物都丟給他，說：『吃吧，獅子！將來我還需要你呢。』

獅子見了食品，精神頓振，便大嚼起來。

次日，泰山走到一處，已經能够望見德國的前線。從一處樹木濃密的土墩上望下去，正是德軍的左翼，前面就是英軍戰